

尉官正年轻

WEIGUAN ZHENG NIANQING



刘
静
■
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刘 静 ■ 著

女连长男技师郎才女貌啼笑姻缘
酷中尉俏佳人好事多磨弄假成真
立正 稍息 向右看齐
友情 爱情 各就各位

尉官正年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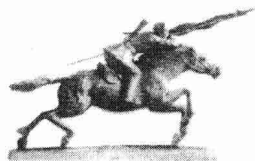
WEIGUAN ZHENG NIANQING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尉官正年轻

刘 静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尉官正年轻/刘静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10.10

ISBN 978-7-5033-2281-5

I. ①尉... II. ①刘...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6937号

书 名:尉官正年轻

作 者:刘 静

责任编辑:王大亮

封面设计:一 米

责任校对:焦金仓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 jfjch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1/16

字 数:302千字

印 张:21

印 数:1-7000

版 次: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281-5

定 价:29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引 子

通信二团一连是个男女混编连,全连编制一百四十人,男女比例三比一。按道理,这应该是个阳盛阴衰的连队,但道理有时候是不灵的,是帮不了任何忙的。

一连是个由七个通信要素组成的加强连,要素之多、技术之全、任务之重,堪称全团之最。在这个门面似的重要岗位上,团里却放心大胆地任命了一位女连长。

女连长姓许名兵,芳龄二十七,身高一米六八,身材苗条,容貌秀丽,是团里公认的美女连长。

一分队的分队长孟勇敢,提起许连长来,那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他自然不敢当着连长的面发,他把这一肚子的气都发在了连长的丈夫徐技师身上。徐技师是他的手下,虽然级别比他高,也是个正连职干部,但毕竟是个技术干部,还要归他这个行政干部管理。因此,孟勇敢就把在连长那儿受的气,理所当然地撒到徐技师身上。好在徐技师是个南方男人,古都南京出来的男人,不但温文尔雅,还虚怀若谷。一般徐技师都是一笑了之,因为他实在太理解孟分队长了,一个堂堂的山东男人,成天被一个女人吆过来喝过去的,你说他能痛快得了吗?能不感到窝囊吗?这要是换到了古代,他孟勇敢早就跑到水泊梁山上去揭竿而起了,还能在一个女人手下受这等鸟气?

孟勇敢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徐技师说：“徐技师呀，你怎么就这么怕你那个操蛋的老婆呢？你就不能有血性点，把她按到床上揍一顿？”

徐技师笑了，说：“爱还爱不过来呢，哪舍得动手呀。”

孟勇敢恨铁不成钢地说：“中国男人的脸，都是被你这样的男人给丢尽的。”停了一会又说，“我真的搞不懂，你到底怕她什么呢？”

徐技师反问他：“那你到底怕她什么呢？”

孟勇敢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奶奶的！谁让她是连长我是分队长呢？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怎么就摊上了个女上司呢？还这么厉害，这么操蛋。我真是倒了他娘的八辈子血霉了！”

有一天，孟勇敢豁然开窍，拍着徐技师的肩膀痛心疾首：“徐晓斌哪徐晓斌，我算是知道原因了。当初你要是把名字改了就好了。把你中间这个‘晓’字去掉，你叫徐斌，让她还叫许小兵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看你还会是今天这孙子样吗？哎呀哎呀！真是一念之差、一字之别呀。在你们家里，你永远都是个小兵，永远都别想翻身了！”

徐晓斌和许兵是同批兵，分兵那天，被两辆大卡车从不同的新兵营拉到了一个连。连长拿着军务参谋交接的花名册开始点名，当喊到徐晓斌的名字时，队伍中一男一女两个声音同时答“到”。连长吃了一惊，赶紧抬起头来看，哪里看得出刚才哪两个人喊的到？于是，连长下了个口令：“徐晓斌，向前一步走！”果然，一男一女两个新兵蛋子同时出了列，引起一阵笑声。连长也笑了，说：“这下麻烦了，以后点名可要热闹了。”

下连后第一次点名时，连长怕麻烦，怕引起不必要的热闹，就在他俩的名字前，画蛇添足地加上了男和女。连长喊完“男徐晓斌”时，下边的笑声还能忍住，等他再喊“女许小兵”时，队伍就笑得有点乱了。连长自己也笑了，笑着说：“乖乖，你俩都成了乱源了。”

女许小兵在路上堵住了男徐晓斌，大声同他商量：“哎！你能不能把名字改了？”

男徐晓斌在这突发事件面前，没有任何准备地慌乱起来。他望着面前眉清目秀、横眉冷目的女战友，心跳突然加速，脸也发起烧来了。

他很害怕自己的红脸被对方发现,就赶紧蹲下来,假装系鞋带。

谁知,女许小兵竟然逼到了他的跟前,各自脚上的军用胶鞋几乎要正面交火了。男徐晓斌抬起头来,仰望着眼前顶天立地的女许小兵。

女许小兵又大声地问:“你到底改不改?”

男徐晓斌小声地回答:“那行吧,我打电话回去问问我家里。”

女许小兵一声冷笑,不屑地说:“改个破名,还要问家里,至于吗?用得着吗?行了!不用你改了,我改!”

“一失足成千古恨哪!”孟勇敢拍着徐晓斌的后背,经常这样感叹。

第一章

“咣当”一声响，来了分队长孟勇敢。

在这么大的动静下被吵醒是正常的，不醒是不正常的。值了前夜正在补觉的技师徐晓斌正常地被吵醒了。当然，他的气愤也是正常的。

一肚子气的徐晓斌从被窝里探出头来，头上竟然热气腾腾地冒着汗，不像是从被窝里出来的，而像是从篮球场上下来的。这是大热天蒙头睡大觉的必然结果，捂的。通信部队许多人都是这样蒙着头睡觉的，成年累月地三班倒甚至是两班倒，夜班和白班一样多。白天补觉，连队哪有那么好的遮阳窗帘？许多人毛病多，见光还睡不踏实，自然而然地，军被就成了最好的遮阳窗帘。只是这军被不够长，经常顾头顾不了脚。脚丫子替脑袋在被窝外出气，出的还都是些比二氧化碳还要糟糕的气。因此，贸然闯进正在补觉的男兵宿舍里，是件挺不好受的事儿。

徐晓斌气愤地探起半个身子，看见了比他还生气的孟勇敢。孟勇敢周正的国字脸似乎都被气歪了，有些狰狞可怕。徐晓斌知道自己算是小巫碰上大巫了，三十六计，还是不招惹他为上。

徐晓斌一声不响地躺下，用被子将自己严严实实地裹上。他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专心睡自己的回笼觉。谁知，连这么简单的愿望都不能实现。被子被腾空掀开，他半裸的身体一览无余。这下徐晓斌真火了，小巫也不怕大巫了，他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，几乎是怒吼了：“你

想干什么？”

大巫显然没被他的气势吓住，因为大巫的嗓门比他还大。大巫也是吼：“我想干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想干什么？你怎么不问问你那混账老婆想干什么？！”

一听又是自己老婆的事，徐晓斌没了脾气。他半裸着叹了口气，手无寸铁地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样子。

孟勇敢就见不得他这副窝囊相，认为有什么样的丈夫，就有什么样的妻子。同时也认定，老婆像弹簧，你软她就狂。

孟勇敢用手指点着徐晓斌，恨铁不成钢地摇着头：“徐晓斌哪徐晓斌，你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，怎么摊上这么个老婆？”

徐晓斌打了个哈欠，揉了揉眼睛，有气无力地问：“她又怎么惹你了？”

孟勇敢将手里的硬皮笔记本像投手榴弹那样投到了桌子上，没想到命中率很高，把徐晓斌最喜欢的玻璃杯碰到水泥地上。漂亮的玻璃杯绝望地叫了一声，马上就粉身碎骨了。

徐晓斌探头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玻璃，又抬头去看戳在那儿的孟勇敢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却比千言万语都管用，大巫的眉眼立马往下掉了几分，不再那么横眉立目张牙舞爪了。同时，大巫还知错就改地转身从门后拿出笤帚，上来弯下虎背熊腰，很认真地清理着。

徐晓斌像地主老财一样指手画脚：“这，还有这！”

孟勇敢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不善。

徐晓斌笑了：“让你扫干净点有什么不对？万一扎了我的脚，你赔得起吗？”

孟勇敢撇着胶东普通话说说：“你的杯子我赔不起，你的脚包在我身上了。”

徐晓斌不明白：“我的脚难道不如杯子值钱吗？”

孟勇敢笑了，占了便宜一般：“买杯子要花钱，治脚一个大子也不用花。”

徐晓斌用脚去踹他：“什么时候也脱不了你的农民本色。”

孟勇敢跳着躲开了：“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，我们要代代传下去。”

孟勇敢收拾完，一屁股坐到自己床上，伸了个懒腰，看了看手表，对坐在床上揉眼睛的徐晓斌说：“要不，我陪你再睡一觉？”

徐晓斌笑了：“去你的吧，让你折腾的，老子早就不困了。”

孟勇敢说：“那咱们杀一盘？”

徐晓斌伸了个懒腰，拧着脖子说：“杀一盘就杀一盘，你以为我怕你？”

孟勇敢边开抽屉拿象棋边说：“你还能怕我？你把你的怕都献给你老婆了，你还能怕谁呀！”

徐晓斌来了精神，拉过被子围住半裸的身子，让出一半床来。徐晓斌问：“哎，快说说，你又受什么委屈了？”

孟勇敢坐到对面，哗啦一下把棋子倒到床上，有些不耐烦：“我这才好了点，你又提她。一提她我心就堵得慌。好好下棋，不许提她。”

徐晓斌笑了，摆着棋子连连点头：“好好好，听你的，不提就不提。”

徐晓斌不提了，孟勇敢又来劲了。孟勇敢手里的一匹马重重地跳了一步，嘴也没闲着：“说实在的，我要有你这样的老婆，愁都愁死了，还有心思下棋？”

徐晓斌抬起头来：“不是不让提她吗？”

孟勇敢不讲理，牛眼一瞪：“她是谁呀？她是天王老子吗？还不能提了！”

徐晓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老孟啊，我看你是让她治得有神经病了。”

孟勇敢也叹了口气：“差不多了，我的精神快崩溃了。”

徐晓斌颇有兴致：“说说，她又怎么着你了？”

孟勇敢盯着他的眼睛：“哎，听你的口气，你小子很兴奋哪！”

徐晓斌不避嫌疑地咧开了大嘴，都有点喜笑颜开了：“我就是有点纳闷，她怎么把你气得五官都变了形呢？”

孟勇敢手里的卒子重重地蹦到了棋盘上，像个撑杆跳的运动健将，重重地落到海绵垫子上，在上边来回弹着。棋子有点乱了，孟勇敢趁机乱挪棋子，被徐晓斌当场摁住，好一通数落。

连长许兵放下电话，愁得自说自话：“哎呀，哪还有人哪？”

许兵站了起来，新式军装被她高挑的身材衬得格外好看。许兵五官端庄，皮肤又白皙，走到哪儿，身上都挤满了眼球，男女眼球都有，而且女眼球一点也不比男眼球少。对这点，她的丈夫比她还得意，经常在路上拍着她的后背，沾沾自喜地说：“你行啊，男女通吃！”

许兵拉开门，见文书军容严整地匆匆往外走。许兵问：“哎，你干什么去？”

文书站住了，脸上却是十分着急的样子。文书说：“我要到被服仓库去出公差。”

“谁派的？”

“副连长派的。仓库要六个公差，咱们只去了四个。仓库的人特别不要脸，就向上边打小报告。副连长让军需股长给说了一通，气得声都变了，打电话让我跑步去凑人数。”

许兵笑了：“那还少一个呀。”

文书也龇着白牙笑了，她人不怎么好看，但笑起来却挺好看的。她大概也知道自己的这个长处，所以特别愿扬长避短，特别爱笑。文书笑着说：“副连长亲自上阵，他亲自去仓库出公差了。”

许兵挥了挥手：“快点去吧，晚了副连长该吃了你。”

文书一溜烟跑了，许兵望着她的背影，愁得叹了口气。每年都是这样，越是老兵退伍走了、新兵还没补上的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公差勤务就越多，而且哪方的神仙都不能得罪，得罪了就没你的好果子吃。比如这被服仓库，如果你硬顶着不给他们出公差，那好吧，等发军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们的厉害了。发到你们连的时候，衣服不是肥了就是瘦了，鞋子不是大了就是小了，总之净是事。搞得那几天连里的兵天天请假往仓库跑，跑得腿都瘦了，衣服还不一定能换合适了。

唉，这大概也是军营文化的一种吧？许兵心想。其实也挺有意思的，这样整天两眼一睁忙到天黑，日子过得挺充实、也挺有意思的。其实许多事，只要你把它想清楚、想明白了，也就不会生那么多的闲气了。比如眼下军务股要的这两个公差，按道理完全可以不理他们，不给他们出。什么整理实力统计，什么上边要得急。这完全是他们分内的工作，平时不抓紧，上边要得急了就抓瞎，就到下边要公差。平时你们都干什

么去了？天天跑出去纠察军容风纪？纠察得自己像洪水猛兽似的，兵们见了他们，老远就停下脚步，先自己上下左右地自察自纠一番，免得落到他们手里被当街又纠又察的，又是记名字，又是记单位的，还不能多嘴申辩解释，说多了就会被扣下，以态度不好为由，让单位领导来领人。许兵就是跑了若干趟去领人，才领教了军务部门的厉害。因此，他们也是万万开罪不得的。得罪了被服仓库，顶多是穿身不合体的军装；若是得罪了军务部门，穿着不合体的军装，也会被他们以军容不整的理由纠察的。

许兵往楼上走，她知道现在楼上除了前后夜值班补觉的，不可能有闲人。但她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上楼。万一有那精力充沛、睡不着觉、早早爬起来的倒霉蛋呢？哪怕碰上一个，也好跟自己凑成一双，到军务股去交差。

到了二楼，许兵站在楼梯口观望。她的心情挺矛盾的，即盼着有人出现，又不希望有人落网。等了一会儿，楼道里安安静静，空无一人。许兵长出了一口气，这口气也是个矛盾的混合体，好像有点失望，又好像有点如释重负。

许兵上三楼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。如果碰上一个出来上厕所的怎么办？是拉他去出公差呢，还是放他回去继续睡觉？想到这里许兵笑了，脚下的步子也轻盈起来。

许兵上了三楼，就听到“啪”的一声，在这寂静的楼道里，显得格外清晰，格外响亮。听到这声音，许兵不出声地笑了。这下妥了，出公差的人有了。

清脆而响亮的声音是从丈夫徐晓斌的宿舍里传出来的。许兵知道徐晓斌昨天值前夜班，半夜一点下班，等吃了夜餐回来洗漱完上床，怎么也得两点多钟了。这时候本来应该是睡得正香的时候，他却精力充沛地下起了象棋。看来他就是那个不走运的倒霉蛋了，这也就怪不得为妻心肠的软和硬了。真是太走运了，本来指望撞大运碰上个把人，自己再学习副连长，亲自上阵去出公差，哪里想到会撞到一双。丈夫房间里肯定有两个醒着的人，他总不能自己跟自己下象棋吧？还走得山响。

“将军！”徐晓斌喊出这一嗓子后，兴奋得身子都不成体统了，遮羞

的被子也得瑟掉了，露出了很一般根本不值得炫耀的身子。这样还不算，他因为不会盘腿坐，单人床又小，他的大长腿又伸不出去，只好采用半跪半坐的姿势，姿态不雅，动作难看。但他却浑然不觉，手舞足蹈地喊着将军，一副气死人不偿命的样子。

被将了军的孟勇敢倒有着临危不惧的大将风范，他正襟盘腿坐在床上，像一尊坐了千年的佛一样好看。徐晓斌就很佩服他会盘着腿坐，而且坐得还非常庄重，非常令人肃然起敬。这令徐晓斌百思不得其解。他问他：“哎，真是怪事，你这虎背熊腰的，平时怎么坐怎么不好看，怎么单单上床盘腿坐着的时候，就变得比较好看了呢？”受到表扬的孟勇敢谦虚地一笑，有点不谦虚地说：“没法子，这是从小练就的硬功夫。这叫童子功，明白吗？”

此刻，有着童子功的孟勇敢真是被跪在他面前的徐晓斌逼得山穷水尽了。他手里握着几颗被他吃掉的徐晓斌的车马炮，像和尚敲木鱼那样敲着，只是敲得毫无章法，暴露了他内心的慌乱。

“快投降吧！抵抗是没有用处的，早投降早解脱，晚投降多遭罪！”徐晓斌身子是跪着的，嘴上却是嚣张的。

“你快住嘴吧！”敲着木鱼的败将终于忍不住怒吼了。他的吼声刚住，门就被推开了。

自然是面朝房门、半裸着身子、半跪在那儿的徐晓斌先看到来人的。徐晓斌脸上是吃惊的表情，一副你怎么来了、见了鬼的样子。孟勇敢很奇怪他的样子，也赶紧回过头去看是何方神仙驾到。等他看见了来人，手里的棋子稀里哗啦地掉到了地上，欢快地在地上打滚撒欢。

许连长笑了。她不进来，而是倚在门口，像不方便进来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徐晓斌用被子将自己重新裹起来，像个谦谦君子。

“我来自然是有事。”许兵不笑了。

“有什么事？”徐晓斌这口气不是部属的，而是丈夫的。

“有什么事用向你汇报吗？”许连长一语双关地提醒他在连里的身份。

徐晓斌这下想起自己是什么人了，似乎有些泄气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带毛的长腿横冲出去，将端坐在对面的孟分队长踹了个趔趄。

“干什么你？”分队长低吼着。

“人家是找你的，你起来，我要睡觉！”徐晓斌大声说。

“你别睡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去出公差。”许连长说。内容是命令的，语气却是家常的。

“我值夜班了，我在补觉！”徐晓斌虽然是在公然抗命，但却理直气壮。

许连长有气度地笑了笑，并不计较他的态度。也是，虽然他是自己的丈夫，但自己却没有剥夺人家补觉的权力，妻子不行，领导更不行。许连长用少有的商量的语气，似乎是对徐技师说的，其实也包括了背对着她的孟分队长：“军务股要两个公差，连里实在没人了。副连长都带队去被服仓库出公差了。如果你不去，哪只有我和你们分队长一起去了。孟分队长，咱们走吧？”

孟分队长的国字脸又有点歪了，但他却一点脾气也没有。人家连长副连长都能亲自去出公差，你一个分队长，有什么天大的理由拒绝呢？但是，让他去出公差是可以的，让他同她一起去出公差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孟勇敢端坐的身子动了动，盘得严丝合缝的双腿松开了，一条腿似乎抽了筋。他按着那条不争气的腿开始龇牙咧嘴。徐技师关切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孟分队长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快起来洗漱，咱俩去。”

许兵笑了。这灿烂的笑容孟勇敢自然是看不到的，他正背对着许连长的笑脸痛苦地对付他那条抽筋的腿。徐技师是这笑容的受益者，他不仅全程享受了那灿若桃花的笑容，还额外收获了一个飞来的媚眼。

许连长冲徐技师飞了一个媚媚的飞眼，风一样摇摆着苗条的身子，婀娜而去。

在这一软一硬的挟持下，徐技师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他还能躺下补他的大觉吗？

不可能嘛！

孟勇敢和徐晓斌匆匆地往团里走，孟勇敢自然不会放过说他老婆坏话的机会。

孟勇敢说：“你当时瞎了眼吧，怎么看上她了？”

徐晓斌笑了笑，根本不接他的话茬，可见这样的话题在他俩之间是老生常谈，老到徐晓斌都懒得搭理他了。

孟勇敢也用不着徐晓斌的搭理，在这种话题上，他完全有能力自说自话。他告诉徐晓斌：“这样的老婆，在我们山东老家，腿早被打断了！还能让她爬上三楼来找咱们的麻烦？不但把腿打断了，连舌头也早割掉了！还让她这么能说，谁也说过她。”

徐晓斌听了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笑了。他善解人意地拍了拍孟勇敢的后背，虚怀若谷地说：“老孟啊，你就别在这儿给嘴过年了。”

老孟停住了脚，很不满意他这种生在苦中不知苦的二百五劲头。老孟眯起了牛眼，像是不忍卒睹。老孟眯着眼睛说：“徐晓斌，我要是你，早都死八百回了。”

徐晓斌不知愁地笑了，学着他的口气反唇相讥：“老孟，你这话都说了八百遍了。”

老孟更没好气了：“说八百遍都不管用，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”

徐晓斌笑了一下，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态。老孟更生气了，忍不住上前捣了他一拳。这一拳来得太突然，令徐晓斌猝不及防，身子向后晃了晃，一副不经打的样子。老孟又笑了，赶忙上前拉了他一把，又安抚地拍了拍他，无比同情地说：“你这么不经打，怎么就经得住你那操蛋老婆的折腾呢？”

徐晓斌捂着被捣痛的胸口，没了好气：“你给我住嘴！”

老孟笑了，但老孟并不住嘴。这次老孟有点认真了。他望着捂着胸口的徐晓斌，有点百思不得其解：“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那操蛋的老婆，到底哪好？”

这真诚的问话，让徐晓斌马上想起老婆那灿若桃花的笑脸，还有那羽毛一样轻盈的媚眼，徐晓斌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老孟更奇怪了。

徐晓斌哪能告诉他他笑什么呢？一来说了也是对牛弹琴，你对一个从未近过女色的光棍说女人桃花般的笑脸和醉人的媚眼，那还不是浪费吐沫星子吗？二来说了他也未必能信，你现在就是打死他，他也不相信许兵会对男人飞媚眼。在他孟勇敢眼里，许兵压根就不是个女人。

当然她肯定也不是个男人,但她是个什么人呢?这就是让孟勇敢烦她的地方。在山东男人的眼里,不像女人的女人,那还能要吗?

孟分队长和徐技师一进军务股,一说明来意,吓得坐在椅子上的少尉参谋一下子弹了起来。少尉参谋都有些语无伦次了:“你看看,这事闹的,怎么二位首长亲自来了呢?怎么敢劳您二位的大驾呢?”

中尉分队长和上尉技师在少尉参谋的惶恐中感觉良好。他们宽宏大量地笑着。孟分队长挥了挥大手,梁山好汉一般大着嗓门说:“你就别啰嗦了,有什么活尽管说吧。”

少尉哪敢给他二位派活呀,摆着双手一个劲地摇头:“不用了,不用了,二位领导请回吧。给二位领导添麻烦了,二位领导请多原谅。”

这厢正热闹着,隔壁股的股长王军听到动静跑了过来。王股长一见他俩,也是一脸的吃惊,当听说他俩是来出公差的,更是吃惊得都有点尴尬了。王股长扭头就训少尉:“你是怎么搞的?团里三令五申不准随便向下边派公差,你记不住哇?”少尉参谋说记住了不好、说记不住也不好,万分难受地立正在那儿挨训。徐技师看不下去了,出面替他解围。

徐晓斌说:“算了股长,你别训他了。我们来都来了,总不能让我们白跑一趟吧?”

孟勇敢也笑着说:“就是,来了就干呗。你也别过意不去了,大不了干完活,请我俩喝杯啤酒。”

王军跟孟勇敢是胶东老乡,两人熟得很,孟勇敢的酒量就是王军给开发出来的。

王股长依然是气呼呼的,说出来的话自然不太好听:“你说说你,你这是抓来的公差呀,还是请来的大爷?中午的客你请,不让你出点血,你就长不了记性!”

少尉点头如捣蒜:“行行行,是是是,我请,我请。中午我请客,请大家喝啤酒!”

四个人鱼贯进了团里的服务中心餐厅,小桌子都坐满了,唯一一张

十几人的大桌空着。王股长说：“就它吧，将就吧。”

孟勇敢自告奋勇地抢过菜单，他如饥似渴的样子，令王股长很是担心。王股长提醒他：“哎，你少点点，人家小吕请客。”

孟勇敢眼睛并不离开菜单，头都不抬地说：“还能让部属请客，你是这不讲究的人吗？我不信。”

吕参谋忙说：“今天我请客，我买单，孟分队长您就尽管点吧，在这里请客，我还是请得起的。”

孟勇敢的眼睛终于离开了菜单，他盯着吕参谋说：“你请客？你凭什么请客？我们三个，哪个不比你挣钱多？哪就轮到你了？”

孟勇敢开始点菜，菜名报得行云流水。他那胶东味的普通话报起菜名来，还挺好听的，有滋有味的，让人食欲大开。

四个凉，四个热，一个汤，另加四瓶啤酒。

王股长笑着说：“你的刀倒挺快，四个盘子八个碗的，咱们能吃完吗？”

孟勇敢说：“怎么吃不完？我早饿了，徐技师昨晚值夜班又没吃早饭，更是一个顶俩，你就别担心会剩下了。”

凉菜上来了，啤酒也上来了。四瓶啤酒，一人一瓶，各自手把一瓶。

吕参谋倒满一杯酒，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各位领导，我在这里先自罚一杯，一切都在酒中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”吕参谋一仰脖子，咕咚咕咚地喝干了，放下杯子，又自觉地给自己倒了一满杯。

孟勇敢点着他说：“你坐下！你坐下！我告诉你，你悠着点喝，咱们一人就一瓶酒，谁也别想多喝。”

大家都笑了，共同举杯，碰了一下，客气了一下，就不客气地各自吃开了。

王股长放下筷子，把自己的杯子倒满，举到徐晓斌面前，说：“来，徐技师，我敬你一杯！”

徐技师被动地端起了酒杯，发现自己的杯子不够满，又赶紧加满了。徐技师举着杯子说：“股长你客气了，应该是我敬你的。”

王股长说：“咱俩别管谁敬谁了，喝了这杯再说。”

王股长率先放下了杯子，不讲究地用手抹了把嘴，盯着徐晓斌实话